

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起源看 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 文化的态度问题

陈 修 斋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经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①笛卡尔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他的哲学在当时“已经作为官方势力统治着法国的一切学派，”^②是法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成份之一；而洛克则是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③是先于法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与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斗争，终于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通过与贵族的妥协而结束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并成为公认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18世纪的法国来说，无疑是先进的外来思想。因此作为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准备的启蒙运动中核心部分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批判地继承法国本民族传统文化——笛卡尔哲学，和批判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英国的洛克哲学而产生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无疑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先进的革命的作用。它何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它是如何对待本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这里面有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加以总结和探讨。

(一)

首先，让我们看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怎样对待作为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笛卡尔哲学的。

笛卡尔把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体比作一棵树，其中的“形而上学”有如树根，广义的“物理学”有如树干，而其他一些具体科学则有如枝桠。如马克思所指出，他实质上是把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完全分开：在“形而上学”范围内，他主张有物质与精神两种彼此独立的“实体”，是古典的二元论者；他又主张这物质与精神只是“相对的实体”，它们都依赖于“上帝”这“绝对的实体”，因此这种二元论最终又倒向唯心主义；而在“物理学”的范围内，他实际上是把“物质”当作唯一的实体，是一位机械唯物主义者。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笛卡尔哲学，总的说来是继承了其“物理学”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而对其“形而上学”中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思想，则是明确地排斥和反对的。此外，在认识论上，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则毋宁是继承洛克的经验论而反对笛卡尔的唯理论的。以上所述，今天已都是哲学史上的常识，而且大体上说来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认为笛卡尔哲学中的“形而

上学”与“物理学”就是那样泾渭分明地截然分开而彼此毫无影响和联系,而以后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就只须把他的“物理学”或其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现成地、简单地“拿来”,把他的“形而上学”简单地加以抛弃,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正确的。

笛卡尔在“物理学”中诚然认为只要给他“物质”与“运动”,他就可以构成整个物质世界,而完全撇开了精神的作用,甚至排除了“上帝”的具体干与。就这个范围内来说,他的“物理学”中确实只有“物质”这唯一的实体,和他“形而上学”中承认有独立“精神”实体,乃至“上帝”这“绝对实体”完全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④但能否因此就说他的“物理学”完全不受他的“形而上学”的影响呢?我认为不能。其实,他的“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的这种“机械论”的局限性,除了历史条件和人类认识水平的影响之外,在理论上恰恰就是他自己“形而上学”中把物质和精神完全分开而排除了其相互作用的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正因为这种“形而上学”中的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使他在“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也不能贯彻到底。因为如我们所知,正由于他的二元论把精神现象完全排除在物质范围之外,认为物质的唯一属性就是广延,而从广延本身总得不出运动,因此物质本身就只能是死的、惰性的、不能自己运动的,从而把物质的运动归结为都只能是由外力推动的位置转移,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唯物主义陷入极端的机械性。而推动物质运动的外力既在物质之外,最后的逻辑结论也就只能归因于物质世界之外的“上帝”。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总是无法贯彻到底而最终必然要陷入神学唯心主义,这已是历史和逻辑都已一再证明了的结论。此外,笛卡尔也是根据他的机械唯物主义得出了“动物是机器”这一著名的论点。而当他的门徒勒卢阿把他的这一论点推广到人,得出“人也是机器”的结论时,笛卡尔本人却竭力加以否认。而他所以否认的理由就是因为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有作为精神实体的心灵与之相结合,因此不是机器。这就因人与其他动物有区别而否定了其间有共同性的一面,也是因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观点而使其唯物主义观点不能贯彻到底的一个具体表现。

总之,笛卡尔的哲学虽然在一定意义下确是把其中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完全分开”,但这只说明它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体系,它毕竟是出自同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整体,是同一棵“树”,其“树根”与“树干”虽有区别,可以“分开”,但又毕竟是像同一活体的各部分那样血肉相联的。此外,还应看到,像笛卡尔的哲学那样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因而可以“完全分开”的情况,毕竟也是较少见的特例,就大多数、或通常的情况而言,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总有某种一贯性,甚至任何一种文化的各部分之间也总有某种一致性(否则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化),因而各部分之间就总是互相影响,乃至互相纠结、互相渗透,不是简单地可以分开的。事实上,即使对于较特殊的、各部分可以分开的笛卡尔哲学来说,法国唯物主义者也并非简单地将其其中的一部分完全抛弃而将另一部分原封不动地现成地拿过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也是采取了有批判的继承或符合辩证法的“扬弃”的态度,经过对笛卡尔哲学总体的消化、分解、鉴别,然后否定和抛弃其被认为不合理或无用的部分而吸收其合理的、有用的因素,并且对所吸收的因素也要经过改造和发展,才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具体地说来,他们对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所表现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思想,是根本否定和排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思想不加理睬或简单抛弃,而是认真地进行批判才加以否定。应该看到,对包括笛卡尔思想在内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及有神论思想的批判,本身正是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是其中最精采的部分。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曾说到:“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

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⑤列宁在这里所高度赞扬的,主要正是法国唯物主义者那些批判宗教有神论的作品,其中也包含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中肯定和论证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存在的思想的批判。又如拉美特里在《心灵的自然史》和《人是机器》等著作中,依靠他作为医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成就为依据,详细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所谓“心灵”或“精神”只是身体器官特别是大脑及其他相关部分的机能,这主要也正是针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肯定“心灵”是独立不依于身体的“精神实体”这种二元论和唯心主义思想的。不能设想把他们著作中批判二元论、唯心主义、有神论的部分排除在外,法国唯物主义还能算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应该看到,笛卡尔的“形而上学”,虽然为法国唯物主义所排斥,但它正因为是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象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即使说这种影响是“反面”的也罢),在一定意义下其作为从反促成法国唯物主义产生的原因,也和为法国唯物主义提供可资吸收因素的“物理学”一样成为其思想来源,尽管这两种“来源”的意义有所不同。

还应该指出,笛卡尔“形而上学”虽总的说来为法国唯物主义所排斥,但也并非对它完全没有正面的影响。例如拉美特里虽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他对如笛卡尔所大力论证的上帝作为最高实体存在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接受了。在《人是机器》一书中他说:“这并不是说我怀疑一个最高实体的存在;相反地,我倒是觉得它的存在有很大的或然性”,不过他认为“它的存在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真理而已,在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⑥尽管他认为实际上无用,但毕竟还是承认它是“理论上的真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多少还是受了笛卡尔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类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对笛卡尔“物理学”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法国唯物主义者确是继承了,但也决不是完全现成地接受过来而是作了重要的批判和发展。

首先,对于笛卡尔将物质看作只有广延这唯一属性,从而是死的、不能自己运动的这一思想,法国唯物主义者就都进行了批判和发展,而明确肯定物质是能够自己运动的,运动也是物质本身的本质属性。如拉美特里说:“和笛卡尔主义者、施塔尔主义者、马勒伯朗士主义者以及各种不值一提的神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物质是能自己运动的。”^⑦狄德罗在《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中开宗明义就说:“我不知道在什么意义之下,哲学家们(当然包括笛卡尔——引者)竟假定了物质与运动和静止无关。确定不移的是一切物体都互相吸引,是物体的一切微粒都互相吸引,是这个宇宙中一切都在移动或激动,或者同时既在移动中又在激动。”^⑧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中也明确肯定:“审慎的观察使我们深信:自然界的一切都处在一种不断的运动之中;它的各个部分没有一个是真正静止的;……运动乃是一种必然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存在方式;物质是凭它自己固有的能力而活动的”。^⑨我们知道,正是这一思想使法国唯物主义得以避免理论上须到物质自然界之外寻找运动的最初原因而不得不承认“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一困境,从而使他们的唯物主义可以完全不需要“上帝”的假设,这就使他们的唯物主义比17世纪的唯物主义高出一筹,达到在自然观上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公开的无神论的水平,这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其次,如以上已经指出,笛卡尔只承认动物是机器而否认人是机器,这是他的唯物主义不彻底,和肯定人除了身体外还有与之相结合而又截然不同的“心灵”或“精神实体”这种二元论思想的影响所致。而拉美特里则作了大量的论证来证明人也和动物一样是机器,就在他的以《人是机器》为书名的著作中,明确地肯定:“从动物到人并不是一个剧烈的转变。在创立语词、知道说话以前,人是什么呢?只是一种自成一类的动物而已。”^⑩尽管“人是机器”的思想

本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模糊了人和动物乃至无生命的机器的本质区别，但相对于笛卡尔哲学来说，毕竟是克服了笛卡尔思想中由二元论导致的不彻底性，向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也证明法国唯物主义对笛卡尔“物理学”的唯物主义来说，不是简单地承受而是有批判、有发展的。

(二)

再让我们来看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怎样对待外来的先进思想洛克哲学的。

洛克的哲学，主要表现在他花了约20年的精力来探索撰写，终于在“光荣革命”结束后的1690年才出版的《人类理智论》一书中。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对此书的态度时，曾形象生动地写道：“除了否定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⑪这说明一种外来思想，总是因其适合一个民族或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才会受到欢迎并起其能有的作用。和《人类理智论》大致同时出现的书一定还有不少，为什么独独这本书而不是其它的书受到当时法国思想界的欢迎，这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人的意志所能任意决定的。

我们知道，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从哲学上看，是一部系统地论证认识论上的经验论的著作，是当时经验论派哲学的代表作。它为弗·培根所首创、霍布斯加以系统化并作了片面的发展，但都未曾作系统论证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这一基本的认识论立场进行了详细的系统论证。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⑫而“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⑬他们的经验论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是感觉经验的对象和来源这一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上的。洛克作为这一经验论传统观点的系统论证者，他的基本立场也是唯物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明确肯定“感觉对象”是“外界的物质的东西”^⑭，以及肯定作为“影响我们感觉的性质所寄托的某种东西”的“物质实体或物质”是“客观存在的”^⑮等等观点上。但是，洛克的思想，表现出一种妥协、动摇的倾向，包含着一些互相矛盾的观点，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又包含着许多唯心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因素。正因为有这种情况，洛克的哲学往后就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以托兰德为代表的某些“自由思想家”，特别是以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和克服了其中的二元论、唯心主义思想因素，发展成了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是巴克莱和休谟，他们片面地利用了洛克哲学中唯心主义或可以滑向唯心主义的思想因素以及不可知论的因素，反过来否定了洛克经验论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把它发展成了彻底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这后一种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一般哲学史教科书中都有所论列，不再赘述。

这里要略加探讨的，是18世纪法国思想界对待洛克哲学的态度。总的说来，如以上所引马克思的话所表明的，这种态度就是象对“久盼的客人”那样的“热烈欢迎”。早在18世纪上半叶，伏尔泰在其《哲学通信》(又名《英国通信》1733)中就有一封信专门“论洛克先生”，信一开头就说“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人比洛克头脑更明智，更有条理，在逻辑上更为谨严”，^⑯对洛克可算得推崇备至。而曾经直接受教于洛克的孔狄亚克，是洛克哲学在法国的第一个解释者，他的《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体系论》(1749)、《感觉论》(1754)等著作解释和宣扬了洛克

的经验论哲学并据以反对了17世纪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人的形而上学体系和唯理论思想。在一定意义下，可以说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正是通过孔狄亚克而接受了洛克哲学的。

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洛克哲学，虽然主要也表现为欢迎和推崇，但并非无批判、无鉴别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批判、有选择地吸收其合理的、有用的成份，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造和发展，对其中的唯心主义或可以导致唯心主义的和二元论思想，则加以摒弃和否定。概括地说，至少有下列几点是特别值得提出的：

第一，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他们的经验论认识论观点，建立在比洛克远较彻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洛克虽然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很不彻底，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并且虽然有所犹豫，也还是承认有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实体”的存在。而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旗帜鲜明地宣扬无神论，竭尽全力否认上帝的存在，同时也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所谓“心灵”只是物质身体器官的一种属性或机能，坚决否定了不依赖于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他们都明确地再三强调宇宙间只有唯一的实体——物质实体，是毫不妥协的唯物一元论者。这就使他们抛弃和消除了洛克哲学中许多与其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相矛盾的杂质。由此导致

第二，在认识论本身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法国唯物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洛克一些有二元论和唯心主义因素的观点而贯彻了较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例如在关于认识起源问题上，洛克在承认我们的观念绝大多数都来自对外物的“感觉”的同时，又承认有些观念来自对我们自己心灵活动的“反省”，而认为这“和外物毫无关系”，^{①⑦}因此认为观念有彼此独立的两个来源，这就有了明显的二元论色彩。而法国唯物主义者则都明确肯定一切心理活动，包括反省在内，“都是以感觉为基础的”，^{①⑧}爱尔维修甚至说：“人身上一切都归结为感觉”。^{①⑨}尽管他们的这种观点本身也有片面性，但毕竟克服了洛克的二元论思想而贯彻了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又如洛克关于色、声、香、味等所谓“第二性的质”的观念“不是肖像”，“根本不与第二性的质相似”^{②⑩}的观点，尽管也承认这种观念也由存在于外物中某种“能力”所引起，和巴克莱等把它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有别，但它毕竟是可以而且事实上为巴克莱等所利用而走向彻底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本非洛克所独有，而是当时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共同具有的观点。其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的观点，原因在于人心中的观念和外物的性质原本既有一致性，又有区别；而以形而上学即非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此问题时，则往往看到其区别就把其间辩证的一致性否定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感官由于自身的条件或某种环境的状况往往形成某种“错觉”，如一座方塔在远处会被看成圆的，一根直棍半截放在水中就被看成弯的，黄疸病人看一切东西都是黄的，等等。唯理论者如笛卡尔等借此就否定了感觉的可靠性，从而否定了正确认识也须来自感觉经验的经验论基本观点而走向片面的唯理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如巴克莱和休谟也常借此否定人心中的观念是由外物所引起和决定，是外物的反映，从而否定了外物的可知性乃至外物的存在本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杰出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对这种产生“错觉”的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从而断定感觉本身还是可靠的。例如拉美特里在《心灵的自然史》中，在说明了上述感觉现象后就断言：“真正说来，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除非我们对各种关系下的判断太仓卒……心灵可以估计到，感官一定会向它报告什么地方有为它设下的陷阱；感官在不断地警戒着，并且永远在准备互相纠正错误。”^{②⑪}就是根据这种对感觉能够正确地反映外物的信念，他们不仅克服了洛克思想中某些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因素，同时也既反对了笛卡尔等人否认正确认识起源于感觉的唯理

论观点，更反对了借此否定感觉对象作为物质实体有其客观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狄德罗讽刺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如“发疯的钢琴”，说这种体系“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对于不可知论，诚然法国唯物主义有时也和洛克一样，认为事物的实在本质或本性是我们所不知的，但他们的观点和休谟那种根本否认人能认识“知觉”之外的事物本身乃至人心本身的不可知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认识虽然有比洛克较彻底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的优点，但它本身作为一种旧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仍有其片面性和严重的局限性。同时，它也并未能全部彻底地摆脱洛克思想中某些不可知论乃至唯心主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不待言的。

第三，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虽然主要地是继承了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也同样有经验论本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企图来克服这种局限性，向较全面、正确的认识论观点迈进一步。例如狄德罗曾说：“我们有三种主要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搜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②这多少是想把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乃至某种实践结合起来以补救经验的片面性和不足的一种企图的表现。甚至拉美特里也说：“因此经验在我面前为理性讲了话；就是这样，我把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了。”^③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有时比洛克甚至更片面，如爱尔维修就把“判断”也归结为“感觉”，简直完全抹煞理性的作用及其与感觉的本质区别了。甚至狄德罗也说到：“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④有抹煞感觉与理性的区别之嫌。但总的来看，他们在这方面比洛克应该说还是有所前进的。

第四，更有意义的一点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并不是把洛克的哲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只是在认识论范围内兜圈子，而是把它直接应用于社会生活，得出了革命的结论。马克思曾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起源于洛克的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为说明上述的论断，还以相当大量的篇幅摘引了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著作中的许多段落，证明他们的思想和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密切联系。这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关键性的一点，就在于爱尔维修等人，根据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肯定人心中的一切都起源于对外物的感觉经验这一思想，得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论断。既然人是环境造成的，要造就善良正直的人，就只有改变不合理的恶劣的环境，使之成为合理的良好环境。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就由此找到了批判否定过时的、落后反动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武器，和要求建立符合社会前进方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根据。而根据同样的逻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也就由此可以找到进一步否定一切剥削制度，要求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根据。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就这样“直接导向社会主义”。诚然法国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同时，又主张“意见支配世界”，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因而离建立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有很远距离，但他们初步把洛克的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起过革命性的巨大历史作用，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直接间接地有其贡献，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三)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历史上最典型的革命哲学。从以上论述也可看出它的产生是典型地符合先进思想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的，这就是：从现实的世界和本国的社会情况出发，既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又批判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思想，将两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从以上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这一典型事例中，我们可以引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从中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这里只限于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可以看出，无论任何看来是全新的先进革命思想，即使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那样的，也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要这样那样地利用本民族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资料，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才能成事。企图完全抛弃民族传统而移植外来文化，或仅仅固守民族传统而排斥外来文化，都是错误的，实际上也行不通。但要继承的是优秀的民族传统，要吸取的是先进的外来文化。如果以维护民族传统，宣扬“爱国主义”为名，实际抱残守缺，力图保存腐朽、落后乃至反动的“国粹”；或以引进外来文化为借口而实际“崇洋媚外”，乃至“走私贩毒”，则都必须坚决反对。

第二，不论是民族传统的或外来的文化思想，总是都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都必须经过批判才能继承和吸收。既不能因其中有精华就全盘接受，也不能因其中有糟粕就一概拒绝。但这精华和糟粕往往不是“混合”而是“化合”在一起的，因此批判吸收也不是简单地抛弃某一部分而取其另一部分，而是必须经过咀嚼、消化、分解、鉴别、筛选、磨洗等等十分复杂的过程和艰苦的精神劳动，才能真正取得其精华；而吸收精华也不是囫圇吞咽即可，要使这精华真正能为我所用，化成自己的血肉，也同样需经过复杂的过程和艰苦的努力。这是由于精华与糟粕既是“化合”在一起，就如笛卡尔的“物理学”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机械论的，洛克的认识论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两者有如一物的两面，不能机械分割，故决不能简单从事。还必须在某些看来全是精华的东西中看到它同时也可能还含有糟粕乃至毒素，当设法既能得其精华又避免中毒；而某些貌似糟粕的东西中也可能含有精华，例如甚至如蛇毒和鸦片等也各有药效，因此当设法“化腐朽为神奇”，化毒物为药品，否则也就会使珍宝白白流失而造成甚至不可弥补的损失。总之，批判继承和吸收要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德国古典哲学及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那样善于运用辩证法，而不是用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法国唯物主义者所难以企及的。如果说在他们，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这是可以理解的，则在我们今日就不应再停留在他们的水平上而必须真正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学习。

第三，对一个社会历史发展最起重要作用的，未必就是直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观点之类，看来似乎很抽象并且与实际相去甚远的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探讨和处理的思想武器，其作用也不亚于甚至有时还超过直接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如洛克的政治理论诚然对法国也有影响，但它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在法国所起的作用，未必低于其直接的政治理论而毋宁是大有过之。任何轻视或贬低哲学的现实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虽然这决不表明赞成那种把哲学的作用庸俗化的作法。

注释：

①②④⑪⑫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161，160，162，163，160页。

③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485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

⑥⑦⑧⑨⑩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9，269，355，581，249，59，632，439，213，327，273，410页。

⑭⑮⑰⑲ 《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7，385，367，375页。

（本文责任编辑 杨小岩 涂赞琥）